

老子集解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
莫能溯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
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
折衷羣言。合于桀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
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
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
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
於窮炁。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
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

之事同條共貫。豈有它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illegible]

老子集解上

亳州薛蕙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世多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二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廼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

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為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而可爲。乃有爲之事。非常道矣。道本無名。若名而可名。乃有形之物。非常名矣。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常者。恒久不變之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皆指道而言。無名云者。以其體之微者而言也。有名云者。以其用之顯者而言也。冲漠無朕。無得而名矣。化育流行。可名於有矣。無名之時。未始有物。故但曰天地之始。及夫有名。則萬有皆自此而生。故曰萬物之母。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道有變動。自無而有。迺自然之理也。然其有也微矣。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廼道之本體也。此言道具於人。其本體亦有然者。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際。可以觀其微妙。蓋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則亦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際。可以觀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則亦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廼其致意之深也。蓋此二者。出於自然。不假人爲。廼其常也。若無欲而出於欲。無欲有欲。而出於欲有欲。是則妄作之私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

常者至人所以反其本也。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末也。此固老子示人之要指。讀者不可不詳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有無一原。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謂之玄則至矣。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故復曰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按此章有無云者。廼一書之體要。故

特標之以爲篇首。莊子曰：關尹老聃建之以
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又曰：太初有無無有無
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
所謂建之以常無有及太初有無無有無名
者，卽無名之謂也。所謂主之以太一及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卽有名之謂也。抑觀古
之旨道者，知推人以之天，則以爲至極矣。未
及夫猶有所出也。知本天以之人，則以爲至
切矣。未及夫猶有所合也。有見於有而不知
天地之始，無爲無形也。有見於無而不知萬

物之毋生。生而不可已也。惟老子推無名。有名以窮天地之原。別無欲有欲。以合動靜之體。兼有無二者以括天人之道。至哉言乎。古之善言道術者。不能以有加矣。然世之議者。直以爲虛無之言耳。此流俗雷同之談。非真有見於老子之言也。昔呂與叔有言。老子之學。合無有。謂之玄。蓋至於命矣。烏虜如呂氏之論。與世之議者異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言美斯與惡對言善斯與不善對。迺道之降而澆薄之始也。夫道無爲無名無爲則形跡泯矣。無名則稱謂絕矣。此其所以獨尊而無對也。故夫美善云者皆已流於名跡之末而未出於對待之境也。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傾不平也。吳幼清曰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短長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此皆相對而有美惡善不善之相對亦猶是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之治與道同者也。夫事出於爲，教出於言，斯有云爲之跡也。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則其德微妙，泯然無跡。天下無得而名之，區區美善信乎有不足言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聖人無爲之極，功不德之厚德也。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旣成矣，猶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

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以不居其功。故其功不去。鄉使功成而自居。斯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聖人不能不用賢。而未嘗尚賢。上委任而非爲賢。下受任而非爲已。豈以尚賢爲哉。惟上之入有意於尚賢。則羣下以賢相高。躁競之心萌。而德讓之風衰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易之噬嗑。洪範之八政。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也。然工不造琬琰。商不通侈靡。民儉樸而不貪。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處幽獨則志寂。通聲色則思蕩。人之同情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矣。

盛德之士。聖人不私。金玉之貨。聖人不貴。麗靡可
欲之物。聖人不近。使人外聰明。才辯而不事。遠聲
色。貨利而不貪。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則必
用心於內矣。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
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
耗而骨強矣。民之樸者。則守其樸而終不變。民之
知者。則棄其知而不敢爲。然聖人於此。曷嘗有所
爲哉。蓋無爲之化也。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冲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冲虛者其常也。淵者深而不可測也。宗者主也。吳幼清曰。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摧挫其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礙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

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似也帝天帝也設爲疑辭以贊美之也夫道者以言乎體則至虛以言乎用則至妙不測其有無不見其終始不知其誰氏之子意者在天帝之先矣章內曰或曰似皆不敢質言之辭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謂有心於愛利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言無愛惜之心也天地無心泊

然於萬物之上。而任萬物之自生。聖人法天地之無心。穆然於百姓之上。亦任百姓之自養耳。使規規然以愛利爲心。將勞其神明。日不暇給。而物亦皆失其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橐籥之爲物。虛則氣藏而不匱。動則風出而愈多。皆無心而致然也。設或有心。則反爲自然之累。豈能虛不屈而動愈出哉。天地之間。正猶是矣。太虛無物。

而元氣滿盈。猶橐籥之虛而不屈也。動其天機。而物生不窮。猶橐籥之動而愈出也。天地無心之功。有如此者。又奚以仁愛爲哉。不言聖人意兼之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言天地聖人皆以無心而成化。苟違此理。必至於多言而數窮。故不如守中而已矣。數屢也。窮極也。多言者有爲之屬。守中者卽無心之義也。蓋有爲之事。必不可久。惟守中者。亦如天地之無心。而其用不窮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谷神無物故能不死使其死不可謂之
谷神矣玄者贊美之詞牝母也蘇子由曰谷至虛
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
生安有死邪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
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遣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
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爲
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

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人物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此章玄牝之說諸家各以意解之極爲繁雜其見於素問及養生雜書亦往往不

同然其最異者惟張平叔悟真篇之說。今方士多宗之以予考之。非老子之本指也。按列子載其師壺子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其下乃引此章而以為黃帝書。予觀壺子之言。與此章之指實相表裏。蓋前古之說。最為可據。而後來諸說皆不能及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物之有生。非物之所生也。世之私意小智之人。類欲自生而求生。凡其自生者。適以動之死地耳。惟不自生者。爲能長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蓋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生。自生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逆其生理之自然。鮮有不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生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人之養生者亦觀於聖人而已矣。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廼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

予之所訶矣。然要其歸。廼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美閼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

人之有善。或非其至者也。上善若水。廼善之善者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

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己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

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汎愛而不擇。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廼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欲人信其必然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而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大人明於持滿之道也。傳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自古功名之士，鮮能令終由倍于天道故耳。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承受也。人身之載營魄，猶車之載物也。營，莖通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一者人之神明也。以無對謂之一，以不變謂之常，以不分謂之樸。以生理謂之性。以知覺謂之心。名異而實一也。夫一與營魄非各守之也，也能抱一而無離，則營魄自棲於身矣。故營魄曰載，一曰抱。載者以人所承載而言也，抱

者以人所持守而言也。史記律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胎息論曰：人生七日情見於外。變嬰而爲孩。指順而能笑。先真議者以爲失道而後德喪。樸之本。便終於此。何況成童弱冠目眩五色耳聽五音。役知運神。閒不容息。如此則純樸之根蕩然而盡。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

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寄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爲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

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道一開一闔如門戶然。故曰天門。譬聖人之道能鼓舞一世也。雌柔弱也。聖人之道雖能役使羣衆而必以柔道行之。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此之謂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按老子之書。嘗曰聖人不仁矣。而此復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嘗曰絕聖棄智矣。而此復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觀之。則老子之指可知耳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玄德謂其德深遠而不可測也。人身之有神氣。猶國之有民物也。治身以有爲。則神亂。治國以有爲。則民擾。故治身者之養神氣。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

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莊子曰。靜而聖。動而王。蓋治身理國。初無二道故也。或曰。此六句專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章首營魄說者不一。今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知古者卽專指爲魄耳。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

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其詳見楚辭辯證。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魄。然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殆未必然。考諸它書。亦無此例。故未敢以爲據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它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輳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鎡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

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願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特卽物而曉之。至於天下之物。蓋莫不然。此三言者。固發凡舉例之辭。爾抑可以見無之爲道實自然不易之理。故凡物莫能違也。使其不然。豈能強萬物之同哉。世之議老子者。方以虛無非之。蓋亦弗思耳矣。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此皆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者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積精氣。爲目者營嗜欲。嗜欲得則精氣失。聖人寧耳目之不慊。而不使精氣之或病。故棄喪生之甘餌。守澹泊之真道。上文兼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尊榮也。人無寵則無辱。苟有寵則必有辱。寵非寵也。辱之道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患也。人無貴則無患。苟有貴則必有患。貴非貴也。大患之道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爲累矣。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者仰於人而非已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無寵者尊也，有寵者卑也。寵非爲下，而何得失之
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故有患。苟無此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
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憂者，貴爲之累
耳。使其遺貴而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
失矣。莊子曰：凡外重者內拙。夫以身爲吾者，身累
其真，以外物爲吾者，外物嬰其神，爲道者解乎此。

而昧者不達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都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猶言重以身爲天下也。許由謂堯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有妨於性，此古人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

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搏索持也。詰問也。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故可以視聽把握。惟道不然。以其虛無故也。夷希微皆微妙之意。三者不可致問而分別之。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瞰明也。繩繩衆多也。在高顯而不加明。在深奧而不加昧。散而爲萬有。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凡物之狀必有狀。凡物之像必有像。物之有而滯者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道之無而妙者也。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始也。隨之不見其後。莫知其終也。自章首至此皆所以反覆形容道體之妙。以起下文執古御今之意。諸家離爲數說以解之。遂使一章之內首尾衡決不可復通。此蓋說老子者之通病。不特此章而已。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執御云者執轡以御馬借喻執道以御物也古之道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不曰無而曰道協韻也今之有謂凡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也衆人徒知有事而不知以虛無爲本是以失道德之意而趣奢泰之路也惟執道以御物庶不舍本而逐末矣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
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
紕老子者其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
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
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言何謂
也世俗之論得爲然乎且今之有者相代乎前此
不待老子而知其不可棄也顧老子之興於人者
在執古之道以御之耳予觀老子之指蓋未有若
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
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

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旣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髮髯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成器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此皆所謂強顏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

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廼可以從塵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者持守之謂，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

惡也。敝缺者至人之所取，新成者世士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焉。

心無欲之謂虛，心無爲之謂靜。虛而後能靜，未能虛而求其靜，不可得也。故其言之序如此。蘇子由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守靜不篤，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它乎？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生也。復反還也。欲明守靜爲至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廼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物生貌。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實承上文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天地萬物之理。如歲終於冬。日入於夜。雲藏於山。雷潛於地之類。皆是也。凡物歸根之際。

神氣收斂寂然不動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也傳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
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命者常而不變然惟復命者爲得之雖死生無變
於已況晝夜作止之間哉不能復命隨物遷流豈
有常也韓非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
初盛而終衰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
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其說善矣
知常者謂之曰明爲其窮真妄之原知吉凶之幾

也。不知常者。冥然而行。無非妄動。凶孰甚焉。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殆。

聖人之道。莫尚於修身。修身之道。莫尚於盡性命
之理。故學至於復命。修身之道。至矣疑極於修身
而止。而不足以及物也。故復自知常而推言之。不
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
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
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
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

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
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
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曰天道及物之功至矣。
疑於利物既多。而在已或損也。故復曰道乃久。沒
身不殆。道雖利萬物。而不費其在我者。蓋浩然而
長存也。夫何損之有哉。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
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
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
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
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

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間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

信不足言不信

自太上下知有之以逮於其次侮之民情之變何其亟也然豈民之罪哉皆由在上者誠信之心淺以不足故民亦應之以不信也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言太上之君

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偽也

勢所必至爾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推老子之意而論之。夫道一而已矣。然人之爲道者。或大或小。或精或麤。不可以一理而槩名之。由人之用心不一。則道亦從

而異也。蓋無思無爲而動以天者道也。未能
無意而動以人爲者仁義也。道也者未嘗無
仁義。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仁義不可以名
之。此聖人無名之事也。仁義也者。僅足以由
仁義行而已。此賢人以下之事也。老子先道
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
孺孺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
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
以煦煦爲仁。孺孺爲義。是不知言也。儒者曰。

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其無所不包者言之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其無爲有爲者言之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記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異同之說。則夫老子之言。亦何必盡同於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爲生豈患聖智之不足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通明之稱非聖神之謂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民之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仁義旣出民將取於形跡著於名譽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技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

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素者未染之帛也。樸者未斲之木也。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誠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美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

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
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
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
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
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
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
萬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
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
此其本末之辯固較然易知若夫美惡之故

雖未始出於本末之外。然其理未易言也。竊
嘗爲之說曰。天下之物。近於本則美盛。近於
末則美亡。通於此說者。而後可與言文質。美
惡之故矣。夫涓涓而在山水之盛也。下流汜
濫而純粹遠之矣。芸芸而歸根。木之盛也。支
葉蕃滋而衰落繼之矣。以至天地之化。盛於
上古而薄於季世。帝王之治。盛於醇樸而窮
於彌文。此皆有故而然也。蓋不可不察也。是
以聖人去彼而取此。賤文而貴質。所爲貴質
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

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民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

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思慮滑其內。利害怵其外。其學日益。其憂日多。孰若絕之而無憂乎。莊子

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此正言世俗之學也。唯阿皆應聲。唯爲恭。阿爲慢。幾何不多也。俗學之所務在於繁文飾貌。於此二者。一以爲恭。一以爲慢。察察然而分別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況於區區之苛禮乎。雖有善惡之異。其相去不遠。亦何以分別爲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俗學之有憂也。荒遠也。央已也。承上言唯之

與阿衆人務分別之者。蓋有所畏而然耳。然此特
應對之一事。由此而往。凡人之所畏者。必畏之。如
是。則其事甚多。而其憂畏方悠遠而未已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

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圻
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
人耽於所好。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
動。如嬰兒未及孩笑之時。不知衆人之樂爲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吳幼清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悶悶猶憤憤也。昭昭明白也。昏昏者昭昭之反。察察分辯也。悶悶者察察之反。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莫知其
所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衆皆有爲。我獨頑。
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吳幼清曰。
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
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盛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至曰精上言盛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又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妄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古之載籍極

言天道者唯易與老子而已。老子之言凡若此類者。其微顯闡幽。雖易何有加焉。而程子以謂窺測天道之未盡。惜乎予不得請聞其說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盡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紛然而日逝。此道長。

存而不去也。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文之所云耳。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夫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得毋而子不能外。知一而萬必皆然也。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曲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

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卽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爲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爲天下法。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非少則得之效乎。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非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之效乎。以此觀之。古言曲則全者。豈虛言而無實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自然者無所作為也。人之言有餘者。廼躁妄而有為也。故希言為無為。夫言之多寡而無為有為繫焉。故為道者一言不可多也。況大者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為終日。不能久。承不終朝不終日而言。飄風驟雨。廼剛躁有為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天地之大。

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虛無之謂道上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抱神以靜泊然無爲從事於道者也從事於道斯類乎道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柔弱謙下不敢有爲從事於德者也從事於德斯類乎德矣堅強果敢妄有作爲從事於失者也從事於失斯類乎失矣。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有不信。

誠信不足，而挾私妄作，故有不信之禍。此同於失者而失，亦樂得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

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可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自凡人猶或惡之。則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且古之聖人功成而不居。非由私意而爲之道。固爾也。天下之物各有所能。有非其性分者乎。故雖聖人之功。固亦性分之所宜。而聖人不與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功名之皆天而不敢自居也觀聖人之行可以見衆人之不達而有道者之庶幾也或曰行讀曰形古字通用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混成者渾然完具無少欠闕也天地有生之最先也先天地生物莫有先之者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

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
不既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
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
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
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

道爲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
者之所以爲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
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

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
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
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因而效之之謂地產萬物而
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
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因自然也此章先言
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迺其指意歸乎勉王者而
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例法地者今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意皆攷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
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校
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
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

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起然超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而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柰如也輕躁者君子猶莫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

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瑕疵也。謫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有軌轍之跡。能言而有瑕疵之失。能計而有推筭之煩。能閉而可

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則渾
然而無跡善言則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
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
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
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
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
之善者喜其同己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

愛也。夫如是，故惡人之化而善者寡矣。聖人之心，含弘光大，其施諸物也公而不私。蓋將曲成萬物，而不使一物不得其所。此聖人善救之事也。人物被聖人之道化，因各有所成就，所以無可棄之人，無可棄之物也。襲藏也。其理雖明而難知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助也。善人者，非獨自爲而已，固將爲不善人之師，救其不善而使入於善耳。使善人者，不能爲不善人之師，則善不足以及物，而世亦奚賴於善人哉？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

能長養成就之使無棄材則反皆獲其用是乃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爲人之師固可貴也獨善其身而廢其師道寧非不自貴其師乎爲我之資是可愛也不能救人而使有棄人寧非不自愛其資乎是雖智者實大惑已夫善之師不善也不善之資善也此上天生先覺之意而聖人化天下之道也要妙者謂其道切要而高妙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剛強雌柔弱白明察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
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恃才能
以自尊作聰明以自用挾功名以自高以求服人
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雄而主於柔弱知白而保
於愚昧知榮而處於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
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

所取法矣常德卽守雌三者之德天下皆歸往而
取法之亦豈可舍守雌而有所爲舍守黑而有所
知舍守辱而自居其功哉不離不舍也不惑不爽
也乃足不虧也無極猶言無窮樸喻道之純全也
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
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
邪盖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
故可以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
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
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

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皆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爲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爲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

散而爲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爲
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
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偏一曲
之士聖人之所不爲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
不爲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
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
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
而散樸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廼以有爲而爲之。雖曰欲之。必不得已。此其故何也。蓋天下者神器也。豈人之所能爲哉。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此言天下所以爲神器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隳而毀。其相反而不齊如此。廼其自

然之性也。然其性各自成而無不足。生各自遂而
不相美。此不可益。彼不可損。故爲必敗而執必失
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直任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自
然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
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
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

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史記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又曰：因者是自家都不犯手。愚按：老子之書言因者，惟此章最詳。下篇有曰：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爲則尤簡而明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
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
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
強天下之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

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

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憐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廼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

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之爲物。自古及今。終於無名。其曰道者。特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道尊而無上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

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櫓巢營窟。或上

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飾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寢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

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玉侯。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
知之難也。能自知其不善。雖隱微之過。無所遁也。
可謂明而無蔽矣。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
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能自勝其私意。雖
難制之欲。不能誘也。可謂堅強而不屈矣。

知足者富。

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恒若不足。
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其欲甚廉。隨所有而

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

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雖有遠大之志亦終無所至此不可謂之有志也惟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

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爲甚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者壽

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顏雖夭而不亾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亾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自體察之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言道周流無滯或左或右無所不可非但拘於一隅而已。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

養之必爲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
道之所以爲大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夫道泊然無欲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
矣。至於萬物同心而歸之然猶委之而不與又可
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所
以愈見其大也。蘇子由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
矣。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平和舒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

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

柔勝剛弱勝強

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剛强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强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
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
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
類程子之言豈敢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
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
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
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
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
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
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

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推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爲者體也無不爲者用也愚謂無爲而無不爲者迺道德之本然天人之至妙老子闡幽之微言道家立宗之要指也古之知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體道後之人聞其言而不喻其實故其守往往而差也蓋猥曰無爲而不能容心於無爲

不知微涉思惟政未免於爲此其無爲者固非矣
旣志局於無爲將遂棄事物而不屑爲不知偏滯
空寂與夫無不爲者又相反也吾嘗聞之老子之
所謂無爲者譬如天地之無爲其惟無心而已矣
人能無心焉往而不可哉故動靜語默無所不爲
而其實皆無爲也天地之無不爲亦若此爾是故
無心之無爲斯無爲也有心之無爲是有爲也無
爲者不特靜爲無爲雖動亦無爲也有爲者不特
動爲有爲雖靜亦有爲也古人有言曰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知其說者可與言老子之道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我無爲而民自化亦若道之無爲而無不爲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旣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

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廼爲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它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

容有致飾。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虜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

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
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

11/1/80

11/1/80

老子集解下

亳州薛蕙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不德。雖有德而心無所得。此德之盛也。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守之而已。非自得也。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溫慈惠和。尚同愛施。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

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荅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至於如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尤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不測而德有跡惟其有跡則厚薄之漸也故有上下上德可幾於道下德則去道遠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跡猶爲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愛利之跡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羈縻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廼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禮未必無忠信而廼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廼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寢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廼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廼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神

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狃之役神於外。廼惑謬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承上文華薄而言。大丈夫謂其異於人也。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知無欲。廼大丈夫之所從事也。王輔嗣曰。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

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薦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也。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右第三十八章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寔遠而爲德寔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殆讀者未之察耳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

具也。老子之學。題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盖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

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則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

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

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
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
發動也蹙仆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
以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
以下意並攷此上文及此並舉五者而言然其指
意實爲侯王而發自此以下專言侯王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
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

夫而爲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爲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爲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怠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爲本耳。吳幼清曰。先云賤爲本。下爲基。後但云賤爲本。省文也。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

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瑋瑋玉貌。落落石貌。有衆材而後有輿。輿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

蓋廼衆材合而後成輿若無衆材是無輿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廼庶民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輿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王貴而石賤局於一定而不能屈伸變化者也此與上節止就貴高而言而不復及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一者太氏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子詳言貴高之故蓋

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此無事之時。歸根復命之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沖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此有事之時。守雌致柔之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以明上文之意。有者卽有名萬物之母。非有形之物也。凡物之貌象聲色盈於宇宙其用固至廣矣。然皆生於有耳。夫化育流行其氣至微可謂弱矣。廼物之所由生也。欲知弱者果爲道之用。觀諸物生於有而已。有之極天蟠地變化不測其動固至神矣。然實生於無耳。夫冲漠無朕其機在內。可謂反矣。廼有之所由生也。欲知反者果爲道之動。觀諸有生於無而已。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

若退却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
若有窒礙而不均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
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
伐反若狹隘而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偷苟且也渝變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
質真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
廉隅之可辯。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大器晚成其初反若無効也大音衆音之本反寂寞而希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

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
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末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
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
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
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嚮也。沖氣以爲和。廼一章之大指。吳幼

清曰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爲和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廼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損之則就其冲和。故益。益之則遠其冲和。故損。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梁亦強也。木負棟曰梁。亦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馳騁猶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以叶韻也。無間猶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敵。惟至柔爲能勝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惟無有爲能入之。然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而民化無爲而事治。此聖人淵微之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必爲而後成。

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

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承上而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莊子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

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
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
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
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
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
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
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
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迺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皆一往而不反。而不知用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

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吳幼清曰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氏相反而相爲用。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吳幼清曰清靜無爲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爲者豈能爲之哉。惟清靜無爲者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也。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

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并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物之可欲者廼罪尤之本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貪得無厭鮮不爲禍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

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

程子易傳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亦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愚謂凡人災禍罪咎。大率由於此三者。故皆以莫大。

三ノ二ノ一ノ一ノ一
言之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
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之心足固足也不足亦足也無所不足故
一
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
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
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

對多之稱本在於內。迺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損也者損妄習而反無爲也然人之妄習甚多雖日損之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則妄習漸盡而後至於無爲也無爲者其神靜一而清明以此應萬事而有餘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卽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之心。無所適莫。惟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心。其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少雜之以不善。不信也。其於人也。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此

其爲德可謂至善至信矣。若廼人則不善不信而
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衆人淺薄之事。非聖人之
德也。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聖人皆孩之。

惻惻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
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唯躬自厚而已。蓋將
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爲天下渾
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
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

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蘇子由曰。天下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夫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

吳幼清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

謂自有而歸於無。或曰出乎生則入乎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保其生而得生之道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得死之道者。死之徒也。十有三。謂十分之中有三也。吳幼清曰。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於正命。死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其生也。入本欲適生地。不免輒適死地者。斯由求生其生而過分失當也。蓋生者自然之所爲。非可以有爲而爲之也。故惟無爲者爲能盡養生之理。生生之厚者。往往益生而不順其自然。所以反傷其生也。吳幼清曰。或儒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嬌脆。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攝持也。上言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揔爲九矣。
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莊子秋水篇曰：至
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
就，莫之能害也。嚴君平曰：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
爲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
莫之能敗。按莊子前說雖善，然非老子之指。君平
之解得之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旣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爲爾。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以爲之母。天下之事廼從此出。皆其子也。

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羣疑未亾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此至人之真知也。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周萬物。能雖窮海內。非至人之所貴也。

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兌爲口塞其兌使內者不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爲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爲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爲強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光者明之用。謂視聽思慮之屬也。明者光之體。謂神明也。人之思慮視聽交物則逐之。不知復反其神。故其神常昧而不覺。而耳目情志益流蕩於外。於是神日昏亂。形亦隨弊。是自遺其身殃也。用其光復歸其明。應物而不逐物也。此日用恒常之道。實微密而難知。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

使我但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爲畏也後世之俗大抵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爲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
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
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務農
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右第五十三章

吳幼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
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
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猶
詩之比以言樹德固而守道篤也子孫祭祀不輟

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真真實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衆人之理卽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下雖大。無二道也。聖人之知天下。惟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朱子嘗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陷於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邪。至於它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其不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含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
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
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皤，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嗁，和之至也。

皤，赤子陰也。號，啼也。嗁，聲嘶也。握，自固也。皤，自作
廼，真精充滿之極也。號雖久而聲不變，廼沖氣和
平之極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之常知
常者是爲知道故謂之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
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沖和惟
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廼剛
強而暴其氣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隱無名。知道者恒默然而已。執言語爲極者。蓋不知道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承知者而言。塞其兌六句。解並見上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識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疎。

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美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爲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可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上二句特發端以擬下句耳。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設問以起下文。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禁固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解法抵
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不趨末雖有利器無所用
之其多利器是交驚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奇
袤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
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寢長而盜賊多有也四
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爲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
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爲固有不言之
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聖人好靜天下皆安其性命之情是自正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飾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悶察察解見上篇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史記酷吏傳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

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珣而爲樸，罔漏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蓋得此章之指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
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
或始若爲禍，孰知其終爲福；或始若爲福，孰知其
終爲禍。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祿，民之迷其日固久。
復反也。奇，表也。承上言禍乃爲福，而福乃爲禍，將

禍福其無正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妖。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氏以道化爲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鏤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稜也。剷猶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此言聖人之治。雖曰嚴明而復不失含弘寬厚之體。不爾則剋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

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
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
不詳或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
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
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
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

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恩。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問荅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

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
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
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
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
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
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
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
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
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
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

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橐秸。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爲道。無所不宜。

矣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後。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

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猶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異聖人清靜不擾則民亦清靜而無欲以氣動氣故其鬼不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

傷人卽清靜不擾是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
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

下流江海是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
如天下之下流天下之牝也水之所處皆高於下
流然下流者能合天下之水以爲水是其以下而

反勝衆水。猶牝之勝牡也。牡之爲物皆強於牝。然牝者常以其柔靜而勝牡。是其以靜而爲牡下。猶下流爲水之下也。此一節其辭詳略參錯而意亦互見。非但便於叶韻。亦古屬辭之體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今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

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蒙其利所以爲萬物之奧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可反棄之邪。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將命。故曰拱壁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壁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及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

爲天下貴。

雖有天下至貴之物而人有之。然求不可以得。有罪不可以免。惟此道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爲是故也。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以寂寞爲事。味以恬淡爲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嘗爲之說曰。夫無爲則非爲也。而曰爲無爲者何哉。原夫老子以衆人之好有爲。而反喪其自然也。故

每每教之以無爲復恐其不達無爲之說迺至無
所用心或轉徙於莽蕩之鄉也故復教之以爲無
爲使人知以爲無爲爲功則必有事焉非真頽然
而無爲也知以無爲爲本則雖守中抱一初非出
於安排也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迺知其言各有微
意不善觀之則爲與無爲胥失之矣然老子之言
要在無爲其曰爲者政所以爲此耳此其實主輕
重之間固有辨矣故學道者終不可執乎爲而背
乎無爲也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
德愈爲則德愈不真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

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爲者。爲是故也。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在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特申言此二句之意。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生也。凡難事必作於易。故圖難於其易。大事必
作於細。故爲大於其細。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未嘗爲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
無難。

以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
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吳幼清曰。此言圖難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蒙。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吳幼清曰。此言爲大於其細。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天下之事。莫非自然。故爲之適。所以爲敗。執之適。所以爲失。聖人因之而無爲。故能無敗。委之而無

執故能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
轉而為敗矣。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
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反也。聖人欲衆人之所不欲。而衆人所貴難得
之貨。聖人則不貴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而衆人之
所過。聖人則反之也。夫難得之貨。非徒無益而已。

欲之則喪志求之則喪德有之則賈害聚之則多
怨衆人不知惡而貴之聖人之所不貴也萬物各
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真而妄加作爲以害之
損醇樸而增華美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
人務反衆人之所過以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有所作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智慧者僞薄之源也古之善治民者不欲開其智
慧固將使之無知耳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愚也質樸之性有未失故教化爲易施誠信之心有未變故禁令爲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爲此故耳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智造僞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今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旣動復以巧術防民

之僞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而不足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用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
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
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
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有相合者故朱子
以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
海故江海爲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
百谷之下爲能善下百谷耳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
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
上。人欣戴之。不以爲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
傷害之心。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
樂。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

而終不厭教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無所肖類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

而已。何足以爲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者愛物而惟恐傷之也。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先於一人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也。儉故能廣。節用則可致有餘也。不敢爲天下先。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能爲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

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衛護也。慈爲三寶之首。特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爲人之所助也。天之愛民甚矣。國君有以慈衛民者。天亦以慈衛之。使爲民主。言慈爲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善爲士者尚德。

不尚勇。善戰者恬淡爲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其力不爲用。善用用者。能爲人下。然後得人之懽心。而天下皆樂爲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用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

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
幼清曰爲主肇兵端以伐人爲客不得已而應敵
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爲兵首但爲應
兵雖爲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
寧遠退以避敵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

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哀卽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老子之言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重曰靜曰利物曰不爭曰柔弱曰知足固皆易知而易行也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蓋不明道德之意故也。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苟而已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辨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廼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而庶幾其能行之

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足貴也。若使
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
亦難知之意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欲入道者。其先患於不知道。及知道矣。而體道復
患於知也。蓋不知則一。知則二也。故既已知道而
能忘其知。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篇所謂滌除

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未有真知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

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妄知者誠病也若能以妄知爲病而病之故無妄知之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

以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
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爲
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
畏者至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
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

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肖老子言此特以寤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廼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
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
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
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
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
虧盈而益謙勇於敢者廼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

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縹緩也謀計筭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呼召而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有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而有若疏而不密而爲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爲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爲能殺人唯大匠爲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上有爲則民亦以有爲應之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脆輒也徒類也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

此見堅强者爲死之類。柔弱者爲生之類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挂也。荀子曰。強自取挂。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挂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爲弓調適。弓幹使之相稱。

也詳見考功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侮愚以賢陵不肖非天道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補不足入之逆天者衆惟有道者明於天道而後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已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天下之物凡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

而堅強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
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
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
以剛強爲榮而以柔弱爲可耻也故復引聖人之
言以告之垢耻也垢耻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
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
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娼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卽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爲侯王者。惟當受天下之顯榮。今聖人之言。則不然。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旣和是也。凡民相

與爲仇讎。旣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老子以爲民之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

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而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一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甘其食以其食爲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

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此數言者雖指下文而言然於篇終發之實亦統論其一書之大體云爾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無積施散而不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爲人以其

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
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然老子此言。誠所謂信言。
不美也。非知言者。則以爲常談。非知德者。則以爲
細事。不知其言雖至近。若究極其實。固惟聖人能
之。爾世之橫目之民。各其能而不以誨人。專其利
而不以分人。其愚者雖強之而不爲。其賢者雖爲
之而不樂。自非聖人。信乎莫能與也。下文利而不
害。爲而不爭。意亦若此。然二篇之言。皆當例此而
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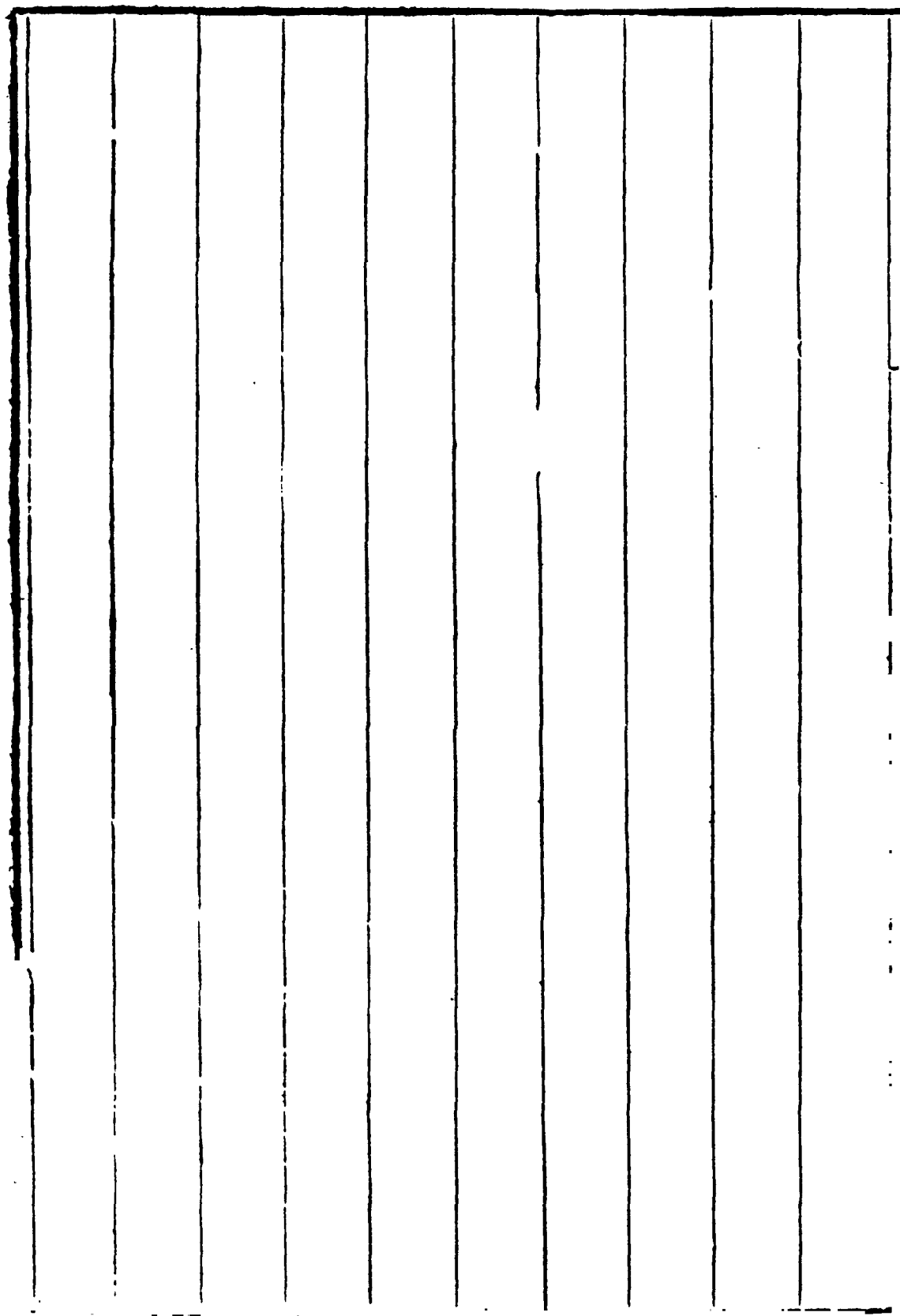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好生故利物而不害物。聖人無我故爲而不爭。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卽聖人。聖人卽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非謂天道不能無積不爭。而聖人不能利而不害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則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卽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虜深哉。

右第八十一章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抵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

司馬公本雖不分章。廼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反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集解下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寢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自求之衆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治二字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生生一作久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一無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

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

繩下一有今字

無象之象

無象一作無物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一無二今字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一作儼兮其苦客渙兮若冰之將釋

安以久之

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敝不新成

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

各下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

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一無下其次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

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不足不信下一並有焉字

猶今其實言

一無今字

百姓皆曰我自然

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

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

一春字在登下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僕僕

沌沌兮一作純純

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昏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

其若海飄兮若無止一作漂兮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一作兒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

飄上一有故字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者下一重出道者二字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一無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

於一作在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一無也字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

一作強名之曰大

而王居其一焉

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萬乘之主

柰一作如

輕則失臣

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

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之下一有者字

故物或行或隨

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

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

不敢以取強

強下一有焉字

果而勿強

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一無之器二字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一無也字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

偏將軍處左

偏上一有是以字

言以喪禮處之

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

萬物將自賓

萬物一作天下

民莫之令而自均

民一作人

猶川谷之與江海

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

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愛養一作衣被

可名於小

小下一有矣字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焉一作之爲一作知

可名於大 大下一有矣字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 不欲一作無欲

天下將自正 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首始字下一並有也字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盈下一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

貞一作正

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

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

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蹙二句下一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謂一作稱

故致數與無與數與無與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
譽無譽一作故至譽無譽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

我亦教之一一作亦我教之一作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天下希及之之下一有矣字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糞下一有車字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無

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大於不知足在咎莫大於欲得下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字一無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

無爲而無不爲矣

一無矣字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以百姓心爲心

姓下一有之字

德善矣

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德信矣

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惻惻爲天下渾其心

惻惻下一有焉字一作歛歛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一無夫字命一作爵

成之孰之

一作亭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毋以知其子

得一作知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二曰字一並作日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

財貨有餘

財貨一作資財

是謂盜誇非道哉

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真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不嗟而下一有嗟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一並有亦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
哉下一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醇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二所字上一並有之字

民之迷其日固久

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久矣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

謂一作以服一作復

深根固抵

抵一作蒂

第六十章

以道莅天下

下一有者字

聖人亦不傷人

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一無下牝字

以靜爲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爲之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一無故字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

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

字

故終無難

難下一有矣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

破一作泮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一無是以二字
一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楷一作並作稽
能一作常

然後乃至大順

一作乃至於大順
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民一作人
必以一作並

作以
其

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作人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二無也夫二字

實而持之實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

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其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舍下一並有其字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

仍一作仍

輕敵幾喪吾寶

敵下一有則字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

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一章

則大威至

至下一有矣字一作大威至矣無則字

無狹其所居

狹一作狎居一作安

第七十二章

此兩者或利或害此上一有知字

縹然而善謀縹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有一常字

常有司殺者殺一無下殺字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
一作夫司殺者是大

斲匠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一無者字一作希
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

強大處下

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

補一作與

損有餘而補不足

一無而字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其不欲見賢邪

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

勝一作先

其無以易之

之下一有矣字一作以其無以易之也

是以聖人云

是以一作故人下一有之言二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相聞聲一作音

老子考異

100